34007
共6冊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藏

書經大全

國立公文書館
内閣文庫

乾隆五年新鐫

字遵正韻

四書便抄

芥子園藏板

大學說通

大學一部首一章是聖經夫子所作也其下十章是傳曾子作之以解聖經也古人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上自天子之子下至庶民俊秀俱學聖人帝王之學春秋時此學已廢孔子恐久而湮沒故述古人教人之法以垂萬世後人尊之為聖經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聖經首節言大學之綱領次節止至善之功效三節結上兩節見入道之有序四節承知先末言之以推其功五節承知後順言之益徵功夫之當先六節指出修身為本末節見修身之所以為本而家又不可不齊也

聖經說大學條件煩多而其道之綱領有三一在明明德德者天與于人人受于天之理下一明字虛靈不昧也人之生皆有虛而不昧以具衆理灵而不昧以應萬事之明德但人氣禀拘之於先物欲蔽之於後則明德有時而昏道在明之使昏者復明未明求其明已明又要常明此明德非我獨有之民亦具之一在新民民雖有德明德氣拘物蔽民不能自明便是舊了我從而新之將民之明德亦明是民從新新矣明德新民各有恰好當然之處是至善一在至止於至善止者未至必欲其至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禀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

而止之既至必欲其常止而再不他迁明德必為聖人新民必為王道而大業之道全矣

大人成人也對小子之學言或對異學曲學說道者大人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為虛靈二字有動靜體用之分不昧中言其明也虛靈不昧是明具衆理應萬事是德具衆理者德之全體未發者也應萬事者德之大用已發者也氣拘物蔽數語祇是牿亡人底明明德不曾說聖人我以此德而自新之曰明我以此德與民共明之曰新新民即明德中事不能新民便是吾德之不明處新民亦言在者正言在已不在人也重我去新他明新之極處无可形容故以至善名之揔明極其明新極其新明無間其明新無間其新便是粹理止者未至其地則必求其至既至其地則不當遷動而之他夫至不求其至與既至不能守皆不可謂止明新既皆要止至善則非明新之外又有个至善亦非既明德新民了然後再止至善

知止節

至善固當止然非有致知之學心不洞徹如何能辨那至善至善要知果其知止知得清明功不誤用則志向撲在至善自不疑惑而后有定志既知止而定則不論感寂心自不妄動而后有能靜心既知止而靜則吾心有主身自無往不宜而后能安身既知止而安則當與世相接之際隨事觀理自無不精詳而慮既知止處事精詳而慮則明德即能為聖功新民即能為王道而后能得至善而止之矣

此節扼要全在知字提出知止二字推明至善之所由止工夫俱在知止上一層格物致知是也止即至善與上節止字不同宜靜安慮得只在知止內一時候有就現成說有次序無先後只作一句讀自能得前以尚在知一边能得以後方是行知止是平時講究工夫定靜安在未處事之先到慮時更審一審是臨事研辨工夫又界限微分定即止之凝一處就志說靜即止之澄湛處扼心說安即止之閒適處扼身說慮即止之貞覺處扼處事說得即止之究竟處意誠至平天下是得止中次序故此條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勿說有漸

物有本末節

要而論之明德成已也新民成人也人已對形可名為物必德明方能新民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理勢自然物有本末知止用功也得止成功也功效相因揔名為事必知止方能得止知止是始得止是終理勢自然事有終始本末終始不容混淆誠知本與始

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已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分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

在所先而急圖之末與終在所后而亦不忽焉循序漸進則與大學之道亦甚近而不遠矣大學者可不知哉以本末句結首節終始句結次節以先後二字承上二句揔結之以起下文上二句言道有定序乃事物之本然非强增意見蓋以本末終始四字明明有輕重在內下二句勉人當循序以入道道而曰近就今日進為之效言

古之欲明明德節

知所先後者莫如古人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皆明其德知不於天下求平先治其國遠由於近也欲治其國者使一國皆明其德知不於國求治先齊其家踈由于親也從平天下至齊家皆新民之功也欲齊其家者使一家皆明其德知不不于家求齊先修其身人由於己也欲修其身者知身有所主心是也內邪而外從之心不正身如何修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知心有所發意是也外偽而內因之意不誠心如何正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知不可以蒙昧為也必推致吾之知識使無遮蔽先致其知至于致知先無可先直指根底在于格物而已吾心未知窮究乎在物之理從修身至格物皆明德之功也

此下兩節承知所先後反正以推其功之條目不曰古之欲平天下者而曰欲明明德蓋天下之不平由于天下之德不明德明即平矣明明德屬平天下者說欲字先字要鈎得清楚正忘無動靜誠意兼始終致知兼一端全體物字指得寬凡身心意知家國天下天地古今倫常日用皆是格則格其當然格其所以然格其一本格其萬殊不要泛圖不期速效無所凝之謂格無所誤之謂格無所窒礙之謂格格一分物致一分知格者多而知愈廣格物便是致知無兩層事明彼即曉此無內外精粗之別若說即物理以求　知即成假合即是義外矣在字較先字為緊竿頭更進曰先當下便是曰在致知在實事致格物是徹上徹下語發動于意未誠心未正修正之先亦不廢于国已治天下已平之後合誠意正修齊治平只完一个致知此即入門即究竟一貫之學也此節是知先之學

物格節

人特患物之不格果能物格天下無不窮之理則吾心無不致之知而后知至知到至處善惡分明則爲善去惡之意方實而后意誠意極其誠有善無惡則神明之宰方無偏而后心正心極其正有理無欲則視聽言動方中律度而后身修由物格至身修明德之序也自是而新民可言矣身修坊表克敦而后一家有所規法以齊家齊父慈子孝而后一國有所則傚以治國治樂利熙恬而后推暨天下

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周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舉世昏昏沉溺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

於變時雍以平由家齊至天下平新民之序也
此覆釋上節言必能如此而后能如彼以見上節工
夫次第必不可見易上節拈致知本節言知至便有
功效分別首句而后字了此即得得彼下逐句而后
字了此方到彼明德之得止與新民之得止界限自
修身而分身修后工夫雖一節易如一節却不是無
工夫不得作一身修便已家齊國治天下平此是知
后之學因知后愈見知先之不可闕與上節一串看

自天子節

明德新民非一人之學自天子而下諸侯大夫士以至于
庶人共有之責也格致誠正無非修身之功齊治
均平皆由修身而推豈非修身為本乎故一切皆
以修身為本

自天子句盡人類而言壹是句謂各有分限責
任皆從修身起化本字與物有本末本字相應
修身正所以明德此一章拈要也天子庶人皆
有修身之責不必專重天子可凡人盡當以明
德為事上包正心誠意致知工夫下包齊家治國
平天下效驗註中語氣側似側重正心以上五節大
意原重工夫不重效驗

其本亂節

修身是本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末也本立而末自從
使身不修其本亂而家國天下治者不然矣身國

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
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
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愚之不敏亦幸私
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
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已意補其
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
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
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焉淳熙己酉二月
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 大舊音泰 今讀如字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
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
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
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內聖外王 學之體 學之用 學之成 程子

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
意二義存養省察是也聖經說壹是皆以修身為
本孟子曰家之本在身朱子嘗曰我離了正心誠意
無學問矣　大學之道是往大學上去的路兒
朱子以鏡子譬明德極是鏡有各樣銅人亦有各樣氣
質如氣質濁的人就是混銅鏡如氣質清的人就是
青銅鏡原都是明的彼濁者苟能日日磨之有不
常清者乎清者苟日日昏之豈能常保其清乎總
之人人都是本然明的要用功以復其本來面目方是
執鏡以照人如照過即過去將無一不照稍留一留則其

圓光有碍矣再來的爲能照之　磨鏡壁言明字洗衣服譬新字甚妙　明德親民皆有無過不及的所在佛老過也刑名不及也便非至善之所在矣

定靜安慮等字是效驗次序不是工夫節目功夫全在知止上

天下未有無本之末亦未有無末之本未有無始之終亦未有無終之始此話不可不要

本末終始現成擺着人竟不能近道者何也則以不知所先後也

知先之功古人能之　治對乱說正對邪說　家之尊卑長幼親疏親疏貴賤當輕當重最難齊的使尊卑長幼親疏各得其道者齊也　修者去也去好吃好穿好懶等私累也　治齊修正誠致格等字俱有實義　誠意者非有他謬巧只是實心好善惡不善便是試問何人不欲如此只是不知何者是善何者是不善如何寔心去好惡是以要先知之即能知其爲善不善尚屬影似糢糊亦難寔心用力是以要先致其知

不曰先而曰在者謂当下即是無兩層也

八條目皆有所先者亦以其功之相因也

古人之所以知先層層用功而不紊者以古人之知后物格句而后字雖少緊此到底要像而后字如云雖尚有工夫在后此后可以下的手了　而后等

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明德新民何由得至善而止之乎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後倣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指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　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　綱領固不外此三者貫中條目則有先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

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治平聲後倣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治去聲後倣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

末之中尤有本末　不能修身以齊其家婦重修身上
国天下尚遠於我親〻而后仁民故曰薄所厚

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
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
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
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結上本字意三節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
所以修身也齊家以自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
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凡一百五字　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
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
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凡千
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
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
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
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武王告康叔有文王康誥周書克能也　大甲曰顧諟天之
明命大讀作泰諟古是字○大甲商書顧謂
當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
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
克明峻德帝堯峻書作俊○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皆自明也結所引書
皆言自明
己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

三書詞若不倫皆自明己德之意以有異人之事不可
說爲仁由己上去　且得人人皆有此明德要人不
可讓美於前人

顧諟者是心將明命常〻放在眼前

吉存痛快之極謂三段俱有極字妙　全要提湯是新民的人湯知新民必須自新以為之本

作新民作字親就當聖經親字看振作出个自新的民來　現武王告康叔之言如此則武王之新民可知矣然亦未嘗云自新于其先也　朱子云新命是新民之極命何以新惟自新其德而能受天命耳能新其德即自新也

用字如求至於是之意　古之君子自新新民新命各造其極矣後有新民之君子正當學之不可讓美于前人也不用其極便入于褋伯矣　自新新民則至善亦人心之邦畿也人亦當止之矣

則至善亦人心之卯隅也人亦當知所止矣　於止止字以時言所止止字以地言

文王是明德新民自然止至善者　人之所當止者果何在乎　緝熙敬止者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一毫之蔽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　五者之止俱從敬來以五者而体之于己則為明德之止以五者而推之於人則為新民之止　全要說推類以盡其餘明新中之敬止甚多不過偶舉五大端以言之耳如君臣父子正見明德止至善與國人交正見新民止至善取文王作箇標的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　康誥曰作新民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緡詩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緝作緝○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止於止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之於音烏○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

文王固是明新之自然得止者還有一等勉然者試說一个明德止至善的　武公是不能明德而求明者講完詩詞要添一段話之這個詩並非說明之德然細玩其詞却活妥的是如切如磋者果何道哉　求止之功不外知行詩之所道即此也得止之驗形于內外詩之所道即此也　雖曰民不能忘究竟是說明德不可說到新民上去　盛德以自之所得而言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四字不平切磋琢磨求其止于是而已矣　民之不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

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澳於六反菉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僩下版反喧詩作咺諠詩作諼並況晚反恂鄭氏讀作俊○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鍚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至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嗚呼樂音洛○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味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舊章成憲嘉言懿行是其賢也後之君子師之率由不違賢其賢也創業垂統祖功宗德是其親也後之君子思之纘承不替親其親也風清俗美使享太平是其樂也後之小人含哺鼓腹以恬以熙樂先王之樂分田制里使有定業是其利也後之小人耕田樹畜衣之食之利先王之利矣

試說一個新民止至善的　前王忘世矣何以不忘哉由前王能新民止于至善也如君子云云　賢親分後賢後王講如孔皆屬明在人者皆屬新　賢親者在己者子仰文武之德是賢其賢成康以後思其恩而保其基緒是親其親　後賢如公卿大夫之類草茅碩彥亦在其中　親其親如後王則享山河之固後賢

則被養士之恩　後世尚無一物不得其所可見當日親新民止于至善也　苟非當日新民止至善當時人已忘子了何待後世　四其字俱指前王下親賢樂利俱是前王所貽上親賢樂利俱是後人被前王所貽之澤

經文所謂本末者謂何即以夫子言聽訟之一端觀之此謂知本有此我夫子知本之言者大非蓋因此一端可以知先明德而後新民本末之說矣　大畏民志不是本所以使之大畏處是本所以使是明德須把聽訟句置了只就使無訟內討出本意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夫子之言如此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息　推闡說不止言所訟一端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朱子補此傳始倣古傳文法改易不知凡幾終日不能究竟是宋文公說理透極矣

右傳之五章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

誠意章　此傳乃一部大學之樞紐也　此章為何不說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者見誠意處是人鬼關兩關分現出乎此則入乎彼至危至重故單言之　要知誠意是致知以後事自欺是明白糊塗的知当好当惡或有一番自恕的心便是欺本知好事当為姑誘之曰我這一時且可以不必便是欺本知惡了不當為姑寬之曰我且試之何如便是欺人試自去体貼那一處不是自欺此章書不可須臾忘也　自慊是極用力處不是效驗蓋戒自欺以必求自慊此之謂者言必如此絶叫做自慊不然有一不实則自欺矣故君子云云

凡云此之謂者大抵皆推之之詞言必如此方絶

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四句一氣說）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為慊苦劫反）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兼善惡而重惡邊）

閒音閑厭鄭氏讀作黶○閒居獨處也厭然銷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引此以明

閒居亦即是獨意　無所不至心之所思無所不至也　小人未嘗無良心故見君子便揜其不善而著其善　則何益矣甚必

蓋一念之發則分善惡有善惡則可指視我有可指可視即屬共指共視　此引來作個過文見独者人之最可畏處不覩曾子之言乎独者人不能指不能視然自己心中惟恐人指惟恐人視何

等了些。人莫說誠意在自己心裡人不沒知有何趣味果能慎其独便有多少妙處形之于外如彼富者云心廣体胖正自自慊真若一毫自欺此處有益乎不益意正對上文則何益矣句

大學

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富潤屋德 誠于內為德 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步丹反○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爲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修身章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心原是正的有所云云則不得其正忿懥等是不能無者但有所便不正了忿懥等四者不是大不好字面蓋誠意後亦大段是善了了但正心工夫又在一察字 只是察此心之存否耳 有所者偏主也有預期留滯之意 誠意時要察其善惡此處察字只是察此心之存否耳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弗懥反懥敖直反好樂並去聲○忿懥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隨感而應此虛明堂徹者自在其中馳于喜怒等而虛灵者不能以自存也 虛灵 此節心不存則無檢其身光景示人見得心身相關切原是這等不是說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知味便是修身了

通章並不曾說到修身上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

朱子曰忿懥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親愛固嘗不是而辟焉矣于親愛者而辟謂親愛之過也　上非可敬次非可敬不妨簡慢的一種人謂之敖惰

章蓋意誠則直無惡而皆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通以舊文爲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爲僻惡而之惡敖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不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則身不脩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研彦碩研韻時若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負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弟去聲長上聲○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康誥

二句不必分知知惡知美只照註渾講爲妙家不齊意在言外

不能修身則無可以教家不是說難教此節只說个家國一理不曾說到效上去　孝弟慈下粘君子事君事長使衆不粘國人只泛言其理之相通　康誥曰四句講　家國異勢意謂孝弟慈家之理通國之理人或不信而康誥何以言保民如保赤子乎明〻是說慈者所以使衆也而其所以然之故又以發于中心之不能已者求之既誠寧有不合者哉不待強爲意已盡在中矣但不可說破耳　所以不中不遠者是人生即有此心并凡學來的人生下來就能保赤子不是學會的　引書即慈之道以明孝弟之道皆不假強爲　本是明德端是明德之發見爲

孝弟慈者也　識字要看即上章察字
此一節是功夫　如字輕看倍意只說
慈幼不是說保民如保赤子

此一節是效　蒙引淺說以孝弟慈屬仁弟屬讓
饒氏以仁為孝以讓為弟以貪戾為慈之反
存疑時說俱主孝弟慈俱有仁讓
此正說得上下相關切處不止言效也

堯舜仁者其師天下固必曰仁桀紂暴者其令天下
豈肯曰暴而民必從之者其所令苟反其所好而
民必不從也　此節該提出身字來有諸己無
諸己都是身之修否　數人字俱指國言不兼人
家人　此節是个過文然提出一恕字亦有工
夫在內
通章竟句句有身字在內該体認一人貪戾
亦是

結上文必須連着修身上節所藏乎身不恕身
字方有着落　吾為是說不禁有感于詩
矣　如云是說詩人嘗先我而言之並非我一
人之私言不是語氣　數而后字正對前而能教
人者無之

詩之言儀即德也豈止一身之威儀哉誠有見于其
為父為子為兄為弟真足為天下法而后民法
之也其為父為子為兄為弟皆足取法于人
指本身說

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
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
強為者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
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
一言偾事一人定國偾音奮○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偾覆敗
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
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
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
有感必有應如此此也恕道也
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
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
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
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
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修身以上文結通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
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夭平聲蓁音臻○詩周南桃夭之篇
天天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
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
宜猶善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
國人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
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

作文全做這兩句

即家國之心而知天下矣　絜矩即舉一隅以三隅及之意以一隅推彼三隅而四旁正矣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詩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一家之中一國之）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一家之中一國之　一家之中一國之　夫孝弟慈三者上行下效如此是一國不異一家也而天下豈異一國乎）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言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絜矩二字義如何）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惡先並去聲○此釋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謂者約前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

是道也得之為天下僇　然所謂絜矩者必從徒有其情必實有一番實際如所惡毋使等件必實有他的事情初不外于公好惡不規能絜矩之

講絜矩字義只講惡何也大凡惡之情最難把捉即惡而好可知矣

君子乎 樂只二句雖是稱頌語觀此之謂字意是責備意必如此做方是好文字 此能好惡而絜矩者也

有国者是有理天下之責者平天下原是君人事何只說宰相可見宰相與君人共理天下国家所関者大也此節已有用人意是伏脉也不慎則辟矣辟則為天地僇矣 此不能絜矩之禍也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 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僇與戮同○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国亡為天下之大戮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国失衆則失国 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 有国者不可以不慎〻的固然是好惡然好惡亦有好惡之承德是也是故君子敬慎好惡必先慎乎德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国有国則不患無財用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外本内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内則是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内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是故

此以下只說理財是理財而絜矩者 理財用人原是平天下兩件大事故下文只說這兩件

上文言財聚則民散不知民散而財亦不能聚乎
此節是與體借言以引起貨耳

康誥節忽然說出一个善字要明白是慎德散財
則為善好出題　言為君者所行誠善則天命
归而治之若一不善則天命去而失之矣故慎德而
能絜矩者善也而有人有土則天命之治可知內末
而不能絜知矩者不善也民散悖出則天命之失可知
有德則能絜矩是之謂善所以治人心在此所以得天命亦
在此無德則不能絜矩是謂不善所以失人心在此所
以失天命亦在此此與文王詩相應
楚晉伯國也亦竟有可取之言為內本外末之証
仁親專就孝說　兩節借寶字耳寶字原是
說財故借之也　理財固要絜矩而平天下之要又
在得人而得人又在能得能得人之人秦誓有言矣
此以下只說用人是用人而絜矩者

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
出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出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
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
財父安之又楚書楚語言不寶以為寶金玉而寶善人也舅犯曰亡人無以
為寶親以為寶哀慟惻怛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
亡在外也人愛也事見檀弓也秦誓曰若有
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
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能保我子
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是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媢音冒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古語
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進讀為舛古字通用○遊猶逐也言
有此媢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屏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

蒙引淺說俱二句一連說　說如有容有不但能容意統義云誠一不可說在心內只就外貌言彥聖有俊聖通明之德者休休謂淡然無欲亦粹然至善不啻若自其口出極言好之深見口之揄揚有限而心之羨慕無窮也寔能容之兼容才德說與如有容句相應　一个臣本指蹇叔傳者引之為平天下慎擇相分明以伊周品地垂訓後人　不但保本身

唯仁節　這等不好人自當去之然別人不能去唯有至公無私的方能放流之犹恐天下有一人被其害竟且不與同中國　補出絜矩來見惟至公無私的人乃得好惡之正絜矩之人即仁人也只重惡邊愛陪說不可平講　由秦誓之言觀之可見容賢利國人之可好者也妨賢病國人之可惡者也然唯仁人放云云　夫媢疾之人既在所惡則有容之人必在所好矣此正唯仁人為能好

人能惡人也　去小人固所以進君子絶小人乃所以安君子也　若夫不能絜矩者則或云云　賢指容賢之臣不善指妨賢之臣言　君子而未仁不能絜矩也

此不與民公好惡也　所惡指娼嫉之人所好指有容之人言　且莫說子孫黎民即本身已有菑矣　其身未不仁之甚曾不顯耀于一時然不幾時而為天下僇矣　愈不能絜矩矣

此節是結上文草頂用人說可兼理財說亦可是故二字必不得緊承上文　大道是平天下之道即絜矩之道此節忠信字不可泛說必講的與驕泰相反方合如驕的人斷不能發己自盡泰的人斷不能循物無違忠信全就絜矩意說與民公好惡也　之字指大道　大道得則得衆得國而得天命者此也大道失則失衆失國而失天命者此也

前只說不可聚財以失民然財用是国家最極事而生之亦有箇大道理無事於聚斂也　說完用人又說理財蓋以無財便不能用人了可見財用是平天下大事　聚生不止驅民归農謂農工商賈無一閒曠之人便是生者衆　務本就是開源節用就是節流

用人中說仁人理財中又說仁者點清　以身發財竟是以身殉財　莫謂不仁者以身發財遂能得財仁者以仁義字財發身便不得有財也人君特惡不好仁耳　仁與民同財也如泛說心之德愛之但在財用上講　仁與民同財也如泛說心之德愛之理便大差只是愼德散財　要歸重末句見得仁者財散財得民而卒未嘗無財如此為君者何必外本內末以聚財哉　好義只是樂於供給上人

如此也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災字夫音扶○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著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恒胡登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倖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然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忘身以殖貨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仁下皆為之防護保守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孟獻子曰

說理財又必須用人理財非用好人不中用孟獻子嘗云

講平天下末後說出義利二字孟子一生學問盡本於此有仁便有義

專

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畜者謂有家之道当然哉

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忘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長上聲彼爲善之此句上然義利之間人君未有不辨者但朝中有人引之何以能辨是以長國家云云

彼爲善之朱子云嘉其納忠喜其任怨二意妙極

此謂二句上節以義理言此節以利害言

用人中有好惡有絜矩理財中有好惡有絜矩親賢即用人樂利即理財也

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先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提出道字講起為得旨　子思子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道由性而出言道不言性則人不言性知道之本原道由教而入言道不言教則人不知道之成功今天下皆言性矣抑知性果何所謂哉天命三句是中庸大綱自此至道也者三句是一截曰之謂性見如此乃所謂性也否則性其所性而非吾之所謂性餘放此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理氣　命猶合也　重理　重氣

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君子惟恐其離

靜存

一念之萌你說是隱亦微亦殊不知莫見莫顯於此也

動察

是个過文

道何以不可離試以性情之德言之也當其未發則性也

喜怒哀樂情

渾然無物故無偏倚　只是這中和便是大本達道人孰無是性情道可離乎不可離乎

此節正接戒懼獨來　未發之中便當靜存既發之和便當動察由靜存而約之由動察而精之便能致中致和　天地位頂致中萬物育頂致和是正

初兒有待于外句就是說天命之謂性修道之教亦在其中是修道之謂教

數語必不可少

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效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必須從中和來全要重提仲尼　　于思以為我說

的這中和道理是無過不及而最平常者中庸之道

也我之言豈無所本乎蓋常奉教于我仲尼仲尼身

為体道之倫故其言為論道之宗嘗有曰　　看一

而字即此中之理便是日用當然常行之道非中之外

又有庸也　　小人非泛常小人是與君子為敵的一流　君子只

如異端是也他要自為一道垂世立教

是說个好人有君子為善之德而不能隨時以處中

則不能為夫知之过故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

中方是到恰好處　　下句作小人反中庸講為

是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

又有之當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

無忌憚又字須要分明　　小人固是愚所為固是

不肖其有忌憚無忌憚只爭个大膽小膽耳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一章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夫子口氣則不類矣第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繼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承上章言非特小人反之也衆人亦鮮能玩文矣字是說世教衰民不興行少過便非中庸少不及亦大差了所以必須聖人修道之教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二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與生學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矣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

何以求其可能功夫不外知行該先提知行行不是說人不行道是說道不流行于天下知者既惟智是務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明不是說人不知道是說道不著明于天下賢者既惟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知行是不相離的故互言之

然中庸是至平常的但人不肯去察耳　此乃譬喻說以結上文之意知字含知行之義又稍在知行之前　淺說最明快　朱子曰飲食譬日用味譬理　起頭講有一喫字　人莫句言道在現前人不能離也　鮮能句言任其生禀之偏不加省察之學

惟其為中庸之道非失之過則失之不及所以不流行於天地之間也　怪嘆之詞　過文

以行此道之所以當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是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當不明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大音扶○中專指知者過愚不及不是通上題之前後見此意章知愚矣不肖題之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兩端都指善惡說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不行由于不明而明者惟舜　迩言中有善惡　執字中有多少功夫权衡之也　其斯以為舜之大知乎人徒知濬哲文明舜也明目達聰舜也孰知斯不自用而取諸人者乃舜之所以為舜乎　有時該用小者小便是中

此節即是道其不明矣夫　過文

音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擭胡化反○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

不明由于不行而行者惟回此曰回之為人也是一樣語氣

言舜曰其斯以為舜乎

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匝周也期年是周一年期月是周為知也一月況解作譬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之所當與平聲○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

此君子只是多者而已

過文 中庸之道固要明要行又必要從學問中來的一段勇力拿的定養的到方妙

朱子曰三者恰好處亦中庸也 三者一時使力便能作得中庸之道一時離不得的故曰雖能

中庸不可能與民鮮能意不同蓋必義精仁熟而後可能也

必知如舜仁如回而道乃可明而行又必知之盡仁之至有一段勇力才可

和主處人說　中倚主自處說

此乃自勝　和似不及者然不流則強了中立似過者然不倚則強了和不流正對南方中立不倚正對北方中立即如人使力獨立著不倚不但指情與勢力利即理亦未嘗倚時當如何便如何何等義精仁熟　前以氣質言此等強處是從學問中做出來所謂變化其氣質者也　未達平生只是一樣但固有道則身出而仕回視潛修則為未達之所守固無道身未出仕故但言平生

以前都說的是君子中庸至此又反言之正是說小人反中庸　非知犯仁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知人之所不必知行人之所不行其意蓋欲求名也　素按

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然皆非由之所當強也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此君子就是聖人　遯世句包用舍行藏俱在內見終身服行無一時少懈雖遯世云云　遯世句不可錯看只是勇而已正是仁之至義之盡也　大凡中庸說聖者能之或生而知安而行等類皆不可說的太高了大抵都是勉人意見得聖人如此人不可讓美于聖人也

此君子亦只是吾儒中人而行　君子一般理也遵道而行　不能勇

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之有求道之人豈為之哉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不能勇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是仁知是知盡仁至即是勇了不能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若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講的好

以前是一截自此章又起頭了

中庸之道君子之道也中庸之道惟君子能盡之故曰君子之道道不可離原是離不得的是無時無處不有者也

此以下都不曾說隱而隱自在其中

天地之大句因聖有不知能而更進一步言雖天地亦有不能盡道處所甚言君子之道之費耳 天地是大處是道之所自來然猶有憾是尚不能盡道也

費小處亦是費大以費之統綜言小以詳細言

不遺于常人而亦不盡于聖人天地可見道無不在矣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味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焉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始乎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言之高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宜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

善言道者莫如詩 詩未嘗言道之費而味其言活要的是 自極上以至于極下莫非道之運用可見中間多的狠道無往不存無往不昭著也費也而其所以然則隱矣 鳶飛魚躍費也必有一个什麼物事使得他如此此便是隱

朱子曰人倫日用間特舉夫婦以見尤切近處 欲休道者其求端用力之始不外夫婦與知與能以求之至於盡

其知能即昭于天地之間而無所不能知也何必求道于隱而務高遠為哉　造端句結夫婦知能及語小莫破數句末二句結聖人天地語大及詩見道之終終始無所不在人而知所造端則雖微渺淺近皆宜盡其戒懼之功矣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人当用不離之功也全要說勉人用功話

此章言道之費而隱在其中不遠人以下三章言費之小者鬼神一章說費之包小大者爵大孝以下三章言費之大者要記

道固費而隱矣試以費之小者言之　通章人字是子臣弟友之人道字是為子為臣為弟為友之道上為字兼知行下為字當謂字看非道不可為之謂乃不可遠人以為之之謂也三句猶道不離可離非道語脉　此下三節張子三平看固是又不如兩截看為妙上三節見天地人物共知共由此道又何遠之有下一節又直指出子臣弟友各有庸德庸言見人不可遠人以為道也

此節即治人之事以見道之不遠

天地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非奇異之謂也故曰不遠於人苦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即教人自我言之自代者睨研計反○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丁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惟君子有不遠人為道之事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

此節即推心之事以明道之不遠忠恕即各有道但不肯存此心耳之事不願勿施忠恕之事　言恕不言忠者忠好說恕人多不知言其用而體可識矣

人各有心即各有忠恕道不遠人

道固不遠於人然務要自盡之而後可

四段正上節所言忠恕也　庸德二句重行謹二字
庸德之下俱屬君子謂己之所不能者皆君子所已能也
作文德言一層庸德庸言一層行謹一層皆是三層必層
目清楚方妙　庸德以下貼君子作一氣讀自修意
找在言外　君子豈遠人以為道哉
四段以下中講過文　君子之道丘即既未能然豈遂安于未
能而已哉猶然效法乎君子也君子自有其功也如君子
以子臣弟友之道休之於身則謂之庸德宣之于口則謂之庸
言　將此添在庸德以上作過脉

凡作此數章題不必纏貫隱字為妙以本題尚說不了何
暇及之　此
此章見道無乎不在費也而隱在其中

凡行字內皆有克盡當行之道意不是隨緣打混

作無入句題只說隨在能盡不可像不怨天二句了

陵者是欲將下之功利盡歸于己　援者是思量上
之功名都到己身　怨者願之深也願之不得則怨
不求于人不是不責備人是不求取于人若是躬自厚
句文大差矣　無怨是心中沒有不受用處
至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方是不願乎其外盡處
此節又推而言之借小人以証君子

而人不可遠人為道也
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
必欲其孝
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
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
君子之言行如此
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
絕句○求備責
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
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庸平常也
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
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
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
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
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天姙所能
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
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
則不隱存焉下章放此

上句心事言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下句心言　素猶見在也
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何見其素位而行
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
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
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道無往而不在心無往而不樂難去聲○
此言素其
位而何見其不願乎其外
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
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援平
聲○
此言不願
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
素其位
不願外
不能素其位

君子所以素位而行不願乎外者皆因有反求之功也

功夫

以首句為主登高二句是譬喻妻子二節是引之正意都在言外君子之道無所不在而其進為則有序也盡性知命必本于人倫日用之常精義入神必求于洒掃應對之末道有高遠聖人成性之域是也道有卑近迩下學入德之事是　此章仍離不了費字

妻子合兄弟翕自能宜家室樂妻孥然不過能宜室家之樂而言耳而孔子讀其詩而贊之曰父母順是固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証也　作宜室家二句題必須用不過二字方好說下文

妻子合兄弟翕自能宜家室樂妻孥詩人之意亦不過為室家之宜妻孥之樂而言耳而孔子讀其詩而贊之曰父母順是固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証也

作宜室家二句題必須用不過二字方好說下文

中庸　一

續外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徼幸侯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工毒反○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字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同辟譬且舉一事言之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如此且足能申說翕申妥合句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孥子孫也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夫子論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之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

中庸　七

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即夫子之言鬼神者足以見道之費至玄至妙莫如鬼神要知其理亦是中庸　盛者是發用光大到處滿足至無而含至有至虛而統至實者也講德字必要性情功效四字性情便是良能功效便是功用性情即指下不見不聞功效即指下体物不遺

通章離不了盛字

何其盛哉

其觧物無遺也即以祭祀觀而之不可以見其一端也

即一事言之何其盛哉

又引詩以言其盛許氏曰此節與二節意同　何其盛哉

中庸于此初言誠字以後言誠此本此　夫鬼神不見不聞甚微也而乃體物不遺若是其顯而不可揜何哉蓋鬼神是氣之屈伸而其為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云云　此節全要于一之字內指点出誠來顯惟微之顯故不可揜其中皆一誠貫徹要看之字是不見之見不聞之聞即微即顯之意　夫字下要大做儘著從上文做下來方出微再出微之顯再出不可揜再出誠方有趣此題常要出　此題重顯一邊說大凡物顯則顯耳獨思神則微之顯之字有話說

非德不足以顯親非貴不足以尊親非富不足以養親上而為親報本于前下而為親垂裕于後要句之貼孝說

以聖人句為主應天下德

尊為天子四句都要根德字來归結在孝上講此四句各照下位祿名壽方有着落如宗廟句只云祖宗不曾親受其玉食萬方之奉等語便是名子了

位祿名壽原與上節相照應

凡善必獲福皆信之于己非聽于遥遥不可知之天也故天云篤字兼好反說如自己有八分好便與他厚上十分如有一分不好便與他厚上二分即如一顆花苗根子堅定天一下雨便長起來根子不妙越下雨越黃了天豈有容心哉自枯之耳　借以為誕宜措舜以見天之于物又自有善必獲福之報　規乎天德則有德者非天之所必培乎二句是收講以為善而獲福者寧但舜哉即我周亦復如是不覩詩乎　又引詩明有令德者天自保佑申重之

夫因材而篤哉者自取保佑命申令德自受益見舜之大德正物之哉而有令德者也天培之申之受命而為天子固理之然者矣　總結上文專就舜說為是

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倫絜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寺正謂此爾言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斁○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音扶○誠者眞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以天下養之至也祀先以天子之禮保其祿因以天子父尊之至也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舜之德福兼隆固所以為大孝然德為福之本福子孫謂虞思陳胡乃德之驗故舜有是聖人之實德必然貴為云云宜實貼舜說公之屬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舜年百有十歲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主好惡說是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口帶言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渙散則覆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然後繼之日胡不即言受祿保佑之詩註也乃先曰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故大德者必受命

歷觀古帝王舜禹父則瞽鯀堯舜子則朱均創業守成未免不足者皆有所憂也　武周盡道之費易說文王無憂雜說非全靠父子但在文固有所以承之開之〻道　追思千古自盡其道者某〻有自盡而前後又各盡者独文王耳　以子述者言之而父作不言而可知矣

纘緒句易說到有天下上不知斷不可說有天下話頭積功累仁之緒　四句與舜少同少異要別變侯為王化國為天下七廟巍然卜年方永尊富饗食保要說得與舜異彼是匹夫而有天下此是由諸侯而有天下者也　此要歸結在纘緒上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人音奈下同○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昌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

文武之德自當照本節追王上祀推己及人意說　周公見得成文武之德的去處儘多即以制禮言之斯礼天下都可行于是推己及人何其曲尽周至乎

父為大夫八句此亦以示其例耳若父為庶人子為士父為大夫子為諸侯之類可以例推

武王周公子述之事如此而文王何憂乎而父作者不必言矣　武周盡道之費者也而文王益可知矣

大凡說費不可離隱不但此章為私然之達孝為夫子所稱足以見道之費而隱自在其中　即武周達孝是天下無一人不說是孝如在邦必達之達統義云夫武周所謂達孝者何哉　何以見武周之達孝即凡為孝者視之可知矣夫孝者云云講書與作文一樣如善繼二句必須先提志事再提繼述再提善字方是眉目清孝字者也要明白是指點話頭

何以見繼述之善即以祭礼言之祭亦不同即以時言之舉春秋以槩冬夏　打掃亦是修　試視武周之纘緒成德何莫非善繼善述乎而祭典尤大彰明較著者也

序昭穆時親同則論爵爵同則論齒至燕則雖公侯少者亦當序于卿大夫之下

再以祫祭言之序昭穆是同姓序爵意異姓意居多蓋同姓于照穆中已有序爵意了序事旅酬同姓異姓都在內燕毛則尚在同姓矣序爵異姓也同姓者在昭穆不得復分身在爵列矣

西賤字不同一論爵一論齒　左昭右穆謂父穆則子昭父昭則子穆也子孫為序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不但昭者不得同于穆並昭之在孫者亦不得進列于祖不但穆者不得同于昭並穆之在祖者亦不得退而列于孫　序齒大約不離序昭穆意謂昭與昭別長幼穆與穆列長幼但彼是祭時此是燕時耳　坐次只泛昭穆二行中各以年齒辨非止論毛髮也　宗廟二句是統綜下面又分說全要重講之礼二字作此節文須記旅酬是祭畢同姓者為主先自飲乃奉酒于異姓之為賓者異姓者又復回敬主人下為上各使其子弟服勞也序此序彼名分森然賢否以辨情意周詳則見廟中者內境內之象也正其所以為孝之達祫祭視之豈不像武周創出的而不知皆繼述之善也當斯時也所踐者天子之位所行者天子之禮奏者天子之樂所尊者有人所親者有人推武周當日之心踐者其位也云云　孝之至也達之至也結到達上

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陳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illegible]羔豚膻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齒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為去聲○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大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威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賞弟子兄弟之于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宗廟之禮前已說了至此只做所以字此節又因祭祀而廣言之以見末二句不重文武之周之制作深遠無穹之意皆遠者

末三句不重明之者直明其禮義之所寓深遠耳武周當日所制祭祀之礼豈但宗廟且其所制之礼莫不有深意存焉非徒以飾觀也　所以事上帝句下便當提出禘字下字文方好說義字亦當先提出

誠能格幽而明有不格者乎明足知遠而近有不知者乎是治國如指掌寔義　作此章題講祭處要句之不離孝字方是不然雖說的義花乱墜全不中用

此章引孔子論政以繼孝聖兼費隱包小大而言也

此章專重一誠字子思引來亦是因誠字起見就是誠之不可揜誠字　昔哀公愚柔人也一日問政而言曰

哀公問政哀公魯君名蔣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方版也策簡也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

是臣則有是政矣

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以仁之施而言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

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郊祀天社祭地

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

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通章要不離政不離文武不離勉哀公意公原是姿質愚柔的夫子恐其自諉故開口便說人道敏政中間又說知行之困勉末又說人一己百人十己千雖愚柔必明強等語　其人存亡人字兼君臣人道人字亦然在人人字則專指臣矣

夫子說政之舉息視人之存亡正恐人以不如明良自諉故就接人道敏政一句　夫字是申說之詞與且字況字不同但就敏政之脩更進一層與上非兩意也旧說不必泛

文武之政何以似蒲盧以其當天理合人情也字有兼心之德愛之理的有止主心之德有止主愛的此處仁字兼有之知仁勇仁字止言力行有德之身道指日用常行之道仁指本心　凡仁身謂

如仁之所施極多然必先於一本九族各得其道然後能盡為人之理仁者人也正見人必全其所以為人者而後可如義之所施亦極多然不能以己之心思耳目徧及之惟尊理賢人彼自令我揀該作的作去了講此句必像宜字方妙

禮是天然之節文有次序有品節不是禮生殺等亦不是殺等生於礼只是親親尊賢中自然有一等定品節次序不可逾不可不及其殺其等就是那天理之節文生字不可泥生字竟有活動意言親親尊賢不可看死了原有等殺在裡邊極活動的故曰生捻之所生二字不可泥其文

親親尊賢使不以身作主果何以乎故君子云云

此一節却是倒看根本在修身然修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物格知至知得个自然理道這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修身皆得其理矣　天字即前礼字

身固不可不修修身者必以道而所謂道即達道也

以下言修身之事

人之日用有以天合者焉有以人合者焉

達道是人之外不了的達德是人之少不了的

所以達德而行達道者是个一字只是一心無二意達之去作他無二無三就是誠但露不出耳

困謂苦心思索對勉強字看　此節詳達德行達道之事是个過文　人固當以達德行達道然人或諉之于姿秉不知是無妨的即以知言之字俱指道言只重困知勉行者作文專說這個說出知行來了言人氣稟不齊歸結是一樣困者原不如生者學者然及其知之一也行做此

中庸　圭

賢之等禮所生也（就是礼）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測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天取人固以身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事親）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天修身固道矣）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知而言）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行而言）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

中庸　六

其所入之途異者以氣質之稟異其所至之域同者以智仁勇之德同也

人多有不能保其達德者却有个法兒可以復之人亦或學而等不的好亦或行而等不的力亦或恥而等不的知中甚麽用 你只是三者必不可少這就是文章

乃是從事于好學力行知恥非僅言个空知也

知三近便曉得入门處無不可以入達道德而行達道人存政舉何难哉又說到政上了 夫以天下國家之治而要不外乎修身如此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也

然所謂修身者不過是治天下國家的根本治天下國家亦自有經常不易之道自古及今無不然也 前言取人以身修身就是經前言尊賢為大尊賢就是經前言親親為大親親就是經下六件即此推之九經之目如此只空說宜是講都在下面 經有九件其實揔是三件三件合併揔歸一件蓋敎体之本從尊賢來所謂尊賢之等也子來柔懷之本從親親來所謂親親之殺也而揔之皆本於修身

乙未無元墨又以柔懷二句兼尊親言

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强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者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加去聲。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蓋已之稱天下國家則蓋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為以下說政舉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

西家以及朝廷 由朝廷以及國 由國以及天下

中庸 十三

俱重下截句〻要說的津〻可艷方妙　不先言事而先言效者歆動公之意也　為天下國家何以必有九經蓋有其效也　何為必修身蓋修身則道立人何為不修身餘倣此　不貶是他有主意我便不為衆人所惑　勸謂相勸勸為善且知親上死長財用包的盡凡飲食宮室內一切都是百工不來我要用這一件東西沒人做奈何　大凡天下與天子甚遠與本国諸侯甚近懷諸侯則諸侯知有天子天下皆知有天子矣　懷只是懷之以德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而得志礼屬君）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本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內）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外）服

齊明句未應物時也非礼句方是應物時要看凡个所以字如言道立于修身豈知齊明等正所以盡修身而成道立之效者也餘倣此　既有其效何為不有其事而其事果何如　修身當何如非礼不動句視聽言俱在內　去讒遠色賤貨三平看重貴德上言不以三者分其心而一于貴德也

上親字諸父昆弟下親字指親我言

我既親彼彼必親我也所以勸親〻而使之不怨也　大臣當坐而論道既有代理瑣屑者則只是專心替我打主意了　小臣離君少遠要以忠信結其心以重祿養其身家正是忠信之至如此他豈有不與我幹事的忠信只是不哄他重祿只是足以養其家作此句題要先点一句云羣臣士也勸百姓倣此　使百姓只是嘉善上兵役二件時使謂三時不害不窮其力善字是有才德安心在我国做官的人不能不必論其有才德否只是不願在我國的也有無才德那一樣都要矜憫他宜記　以時謂不疏以至于懈不數以至于罷側重恤其勤意謂侯勤于國則紀度修侯勤于野則田穀實卿大夫勤于朝則百職舉舉若率而勤于途也百事廢矣

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內食谷食）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廩彼錦方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〻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稍盛足任使矜也蓋大臣不當親細

所以字要点清　此一字與行達道一字一樣
作此題有不然則九者皆虛文　修身不寔則欲得
以間理尊賢不寔則邪得以間正親之不寔則疏得以
間親推之皆然誠字且虛含為妙　又未行九經時已
有此誠既行九經時無非此誠分九經言則一事一誠合
九經言則事之只此誠

豫即一也即誠也　立謂達德而先誠則德全達道而先
誠則道行九經而先誠則經盡　宣道德九經于口
則為言措道德九經于天下則為事体道德九經于天
身則為行貫乎道德九經之中而為當然之理者則曰
道　前定謂先立乎誠也誠即道德九經之寔不
是又在道德九經之前也但求誠有許多功夫須豫先做
下耳　凡事豫則立一句直管到章末蓋博學二

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
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
如此也既讀出飯飯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
稱人職曰七其日者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
為之長節以逆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
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
制此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
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為天
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
有不誠
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然所謂一者固非一朝夕之所能得也
矣此九經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
疚道前定則不窮　節之謂德行之行
自此節至末又申言人存為政舉之本而總歸于成
跲其劫反行去聲○凡事
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
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所謂之豫者誠而已矣
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

字求節說求誠功夫是豫字之寔明強才能以達德
行達道以九經為天下國家完得立字意

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
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
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
吾誠意之果能誠也則親亦順友亦信上亦獲矣
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
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
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
未能眞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
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
然其所以先立乎誠者何也以其出于天而切于人耳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
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
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
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眞

誠者是誠的理兒誠之者人道之當然

有不能擇善固執作誠之功夫者便要下千百倍功夫了正是困知勉行一流　能字就指学问等說

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巳百之人十能之巳千之　君子之學不爲則巳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明者擇善之功强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巳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是道也困知勉行之道也爲愚柔者言之也然果云此節單承困勉一邊說此道指百倍其功說豈愚必明豈有不能擇善的反豈柔必强豈有不能固執的麼如此則身修而達道可以達德行之而九經亦可次第舉矣舉政何難哉此舉政之原也君其勉諸

朱子曰此性之也字是性之也教字是學之也與首章性教字義固不同　全重末半截是勉人思誠意見人大約由教而入當致其力於誠也

觀惟字正見天下少至誠一流人中庸之意以人道勉人也言天道者謂亦有此一等耳　以下皆根盡其性來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覆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有自然義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

此自明而誠之事也　如天下無至誠之人天下便無道乎所賴者有其次也　致曲即如擴充下見孺子入井之心者是　形著等字要逐字体貼省各樣文字在胸中方妙　此處有許多題小考常出　要句句見誠字且句句根有誠來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誠之盛于物如此　誠之盛于己如此

其次過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敬動其心發而為善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盡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即福　即禍

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雷霆隱公來朝執玉高其容仰魯宣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礼觀之二公皆有死亡焉者

首二節言理本寔而人當寔心以成己末節言人能成己則自能成物　天理之寔與人心之寔皆所謂誠也蓋誠字而見於人倫日用之間則謂之道上句該天地人物下句專責人自道有戒懼慎獨許多功夫体道正所以存誠故下節誠之內便包得自道功夫

徹頭徹尾都是寔理之所為物固不能外誠而自成矣而所以体之者其責尤在乎人如不誠云云故君子云云則自成之功盡而自道之功亦盡矣　誠者物之句誠者理與心言物之終始物與事言　不誠無物句不誠專心言無物專以事言　不誠無物如為臣盡忠為子盡孝凡事可以類推此句不寔云云去做便沒有這个忠孝了凡事可以類推此句專就人行事言　上句釋誠者自成次句釋而道自道要点清

此節竟專就成物說總是書理　盡己而無一毫之私故曰仁因物而各得其當故曰知先就外面說成己是仁成物就是知仁是性之德知也是性之德体用備具無有分殊仁因在內而知亦非外合外內為一之道也　時措之宜猶云總有以成己便有以成物非謂時乎成己則成己時乎成物則成物以本節重成物意居多非兩平　即其成己之間已自具成物的道理若不能及物仍是自成有欠缺也故字總承上四句說設使仁為吾性之所有而知非吾性之所有實有內外之殊則亦只能成己耳安得便有以成物哉故字當如此解

獨

首句包盡全章　言聖德極其真寔則吉心之內純是天理而私欲無以間之自無有止息矣　則字都是相因意　徵則悠遠則字謂所徵者悠遠無相因意蓋悠遠是說徵不是徵之所積却是久之所致徵則悠遠以下都是說徵俱根久來且根不息來悠遠等字以感人者言之逐句要想王道規模是一時俱有本無斷次特疊通言之耳

此三句且不必直入天地字全要講所以字言其理已具也此又指出厚高明說雖是驗于外而在中者隨之天下

於心自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道音導。此信率性之道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　誠以心言不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擇善固執以實心体實理而皆實理之天下之物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君子特患于己有未成耳終有成己便有成物知去聲。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之道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成己成物之事也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誠有未至則未至處便有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不息則久久則徵久　方日盛而未已之謂常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　悠裕不促而又長久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驗於外也　於中也徵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明之德者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　謂外之積實處　曷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曷乎成功　輝乎成章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

原妄無体之用也　末尾方可言與天地同用話

如此者節是就至誠與天地同体用處贊其與天地同一自然註中言体則用在其中　体是模樣見章變成即上載物覆物成物俱就至誠功業說只以不見不動無為贊其功業出于自然也如云至誠博厚之業固甚章矣然不待有所表示而功用自燦然可覩也處與地一般乃不見而章也下二句放此

言至誠人未易曉但言天地而至誠可知矣

惟不貳故不息不息自不可測　講不貳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如晝夜上下靜專動直不過這一个宜是理流行亭毒之表更無第二个物來雜他這便是天之為物不貳處而天道之所以誠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如南北高深靜翕動闢不過這一个宜是理流行甚興之內更無第二个物來雜他這便是地之為物不貳處而地道之所以誠也此處博厚等字俱以天地之用功言不能形体言字有不貳在內各極其盛貼博也等　天地之道惟其不貳故能各極其盛焉自地之道言之既極其廣博也又極其深厚也自天之道言之既極其高大也又極其光明也合天地之道言之既極其悠長也又極其久遠也天與地各極其功用之盛也

試以天地中一物言之而天地之生物不測愈見矣

昭昭何莫非天撮土何莫非地卷石何莫非山一勺何莫非水　每段講完何俱有何可測三字

即詩言而聖人無息之理益明也　言天何所不至而

中庸　三

以成物也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夫至誠同天地如此者豈有意而然哉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言其功業如此者豈待于強為哉為而成見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

無為而成以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蓋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一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地

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華山獻日是西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詩云維天之命於道

中庸　四

必曰不已正天之所以為天也　雖專言天寔以天包地雖專言文寔借文以包羣聖　我說不息詩說不已我說不貳詩說純觀于純亦不已則配地配天覆載成物與天地同之功用豈虛語哉人革患不能純耳朱子真氏俱不以不已屬文王說亦字雖承天命說其寔只就純內看出謂文之純亦能不已如天也只重講純字而不已自見蓋純即誠也不已即無息也只結到至誠無息上去天人合一作餘意　此意為何起頭說個故字可見中庸是一套話分章句者特為後人易讀耳

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於穆而能不已文德之純亦不能不已乎

於音烏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前節相連四句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此章及物之功即上成物但此是自然的

大哉聖人之道包下文兩節而言洋洋乎發育萬物

功用

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體段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大綱節目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特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致知乃兼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則聯絡又在其中　致知功夫兼知行而言尽精微知行屬知道中庸崇礼屬行

上半截申尊德性下半截申道問學照註分貼存

此二句講而字作文全要得而字神理

夫君子既修德以凝道則道之大小備于身又何所處而不當哉是故居上位則以位育經曲之道利濟天下而不云云　上節是修德凝道此節是凝道之效

朱子曰大小精粗一切理會貫徹了盛德之效自然如此即上文所行也　此節是狀其德至而道行可上可下可治可亂去在不保其身即無處不行其道陳於安以為但証默字說矣

此章承為下不倍而言大意重賤不敢自專上除了聖人便是愚除了天子便是賤如此者通指上文三者而言愚賤皆指在下者說生今反古正自用自專之大者要句

愚正對德說賤正對位說非空下此二字也

不離為下不倍方是

以其非天子也非天子斷不可云云何得倍之　此正見

自用自專反古之不可也　天子是有德以立制作之

本有位以操制作之权有時以值世道更新之会

所謂聖人受命而興之天子也即下章之王者如禹湯文武是也若夏少康商高宗周宣王俱不與焉

車之同軌正以其為天子所制之度也二句倣此

文武當

文武制礼已遠今天下尚云云可見倍不的

日不知幾經圖維而後有此制作後人守之而已何可倍乎

須抑揚上輕下重方切不倍

以三字言之曰礼度文以二字言之曰礼樂以一字言之曰禮

即夫子平日之言可見　夫子就是為下不倍的此處說夏礼學殷礼云云與上論不同彼是文献不足此以非時王之制說　有位無德而作礼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礼樂所謂賤而好自專居周世而欲行夏殷礼所謂居今世反古道　此節礼字即上文議礼之礼俱指儀文度数說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烖古災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禮也度品制文書名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禮三者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故不但無位並無德者不敢作礼樂也至有云云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王天下是創業之君正是上章有德有位有時之天子重字要看惟天子得行是謂重典若他人皆得干之有三重足便輕玩了如何使人人遵守而遵其過以寡民之過所係者重矣可驕乎不可驕乎須從小心敬畏中看出方合申明不驕本旨有字非尋常有無之有假如議礼未善不足言有礼制度未善不足言有文要重看

陸稼書三重句有重王天下字有重三重則何王不重此拈王天下似仍重在不倍自遠若拈三重則何王不重三重字然三件看來當重有字蓋有字中已含下本諸身六事謙虛體物曲盡人情從小心敬畏中勘出方能有此三重故德位時較重在德按寡過根三重來是上能寡天下倍上之過

所謂王天下者必身有其德而又兼時與位者也

末須補出有時位而無德者尤不足以寡民過意則接入下節方緊兩不信非民不信是我自不取足取信于民也

此節言三重之盡善　故王天下之君子是度斷不驕的　如議礼制度考文必本諸身又徵諸民　君子之道下必添出不驕二字來本身二句止是不驕處　帶尊德性道問學說是來脉言王天下之君子其三重之道由德性既尊學問既道有以明礼樂之情循事物之則而一一本諸其身且又值改革之時居制則之位徵諸天下之民　下考建賢侯亦以三重之道考之建之賢之俟之也

要知此節是揔結上四句雖止舉後世與鬼神言鬼神則天地可知言後聖則三王可知矣蓋君子尊德性道問學之後心通本始而天人之理會於一原故知則無所不知而制作之所以盡善也盡善則人豈有不寡過者乎是故君子三重之道動作于一身而措之天下者一皆天之不可違人之不可易者也而世之為天下所共由之道世主本朝說方不碍雖善無徵意　上三句言王化不限于時下二句言王化不限于地不必以當時後世分有望不徒悅風聲有親覩雲日之意不厭不徒說悅服正是制作中有許多滋味　朱子云遠者悅其德之廣被故企而慕之蓋謂君子之礼度文廣被于遠遠者故悅而望之更慕親炙也近者習其行之有常故久而不厭蓋謂近者日用動靜遵道而行服習相忘更無厭斁也如是方是寡過之意

現鬼神則天地可知觀後世而三王可知也

君子未有不本身徵民不謬不悖無疑不惑如此而能世道世法世則有望不厭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上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　知天知人而制作盡善則人豈有不寡過者乎　知其理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惡去聲射音妬詩作斁○詩周頌振鷺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

君子未有句以制作盡善講　而蚤句從動而世為天下道云云而言

中庸之道惟仲尼能言之故閒口引仲尼之言亦惟仲尼能行之故言至此又提起仲尼

聖人之德如此此處必宜該出德字

觀天地則聖人可知矣　大德是統綜小德是散見處並無二德大德是敦那化的小德是流那敦化的出來然化字即上物道字　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此仲尼之所以為大也　不害不悖就在並育並行內二句氣化形化總是化之川流處當不得德其所以化處乃德也德通在內敦者敦此化川流者流此化故小德大德可以分合言不可以体用分也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自無物不盡言之乃合古今上下之道而兼体無遺也該本末而言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自其無時或閒言之乃統古今上下之道而迭運不窮也辟音譬幬徒報反○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閒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舊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溥博淵泉而

此章論至聖之德下章言至誠之道　文之首尾須見小德川流之義　聰明睿知是心裡靈起來了所謂生知也　四德俱從生知之質出來離不得的蓋臨天下必要容執敬別至聖則俱有仁義禮知四德原足以云云　足以云者尚未見於用只是應用的道理其足於心耳須要留時出地步如云不待見于撫育之日而自足以育物而有容也

溥博淵泉不是到此方充積正是即五者之德充積處言之時出則向之足於用者皆見於用矣

此只是申明上節意非上只充積至此方極盛上只是發見至此方當可也　德容德音德行三平講蓋敬字該不得信說二字況人君恭己之容亦自不可少也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時出之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觀是以故曰字義即由其極盛而當可者以極贊之耳

人惟誠有未至斯不能明乎天下之道盡乎天下之性至乎天下之命　如為君盡仁為臣盡敬各盡其道是經為君而仁其臣為臣而敬其君是道相與是綸推之五倫皆然　三句俱要會章句根至誠上說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虔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此言其心　朱子曰人倫之間若無仁厚意則父子兄弟不相管攝矣　吾由至誠之功用而思至誠之心體其經綸之無倚處是聖心之仁而仁非泛常之仁蓋肫肫其仁他經綸處即是仁肫肫是形容仁之懇至猶言至誠之仁是肫肫其仁而經綸之量一至于此也下放此

固字貫到者字固聰明聖知與至誠作一個人看言此等妙道不但不易能亦不易知必能此之人方能知此至聖即至誠故惟聖人能知聖人不曰睿知而曰聖知者睿非聖也

天德即上章仁義礼知

衣絅尚錦詩人固不取衣絅尚絅但闇然耳未必日章詩人亦不取　闇然者中有餘地不可一望而盡淡簡温易至於厭與不文不理君子雖淡也而却不厭雖簡温而寔文且理　遠近風自等實義要記　遠屬物家國天下近屬己風屬身自屬心微專指心說就裏來顯隱然有獨字

德即君子之道即下文以詩形容之德

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知之知去聲○固猶實也　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由自及人知乎此方于近自微謹之淸其爲己之本之其爲己之心　衣去聲絅曰迥反惡去聲闇於

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備頌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爲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温絅之褧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者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爲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　一念之萌

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詩云潛雖伏矣

然其理　不疚無惡誠不可及矣而皆由于內省

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是即獨處　惡去聲○詩小雅正月之篇序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

為己則不務乎其外而立德有基知几則不昧於所從而進德有門故可與入德知几無工夫在下二節蓋謹獨存養之事正所以謹乎近自微也至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寫恭而平則謹之微者顯矣謹之自者風且行矣謹之近者遠乎遠矣

潛伏即隱微孔昭即莫見莫顯只言獨之當謹內省二句正言謹獨工夫也內省是省其天理人欲而加存遏之功必期有理無欲而不疚方安于心而無惡下二句蓋指上二句而贊美之見獨非君子不能慎也所不見謂動念于內我自省之人誰見之　內省二字最重即是獨即是慎不就現成說　動察所不可及即不疚無惡意

屋漏乃己所不睹不聞之地　不動言申屋漏意敬信申不愧意

靜存　尚字庶幾也戒辭也

上節是動察是上章慎獨此節是存養即首章戒慎恐懼乎不睹不聞　首章從天命順說下故戒慎在慎獨前此章從下學轉說到天命故戒慎在慎獨後首末雖顛倒說其實工夫只是一般戒慎原包得慎獨只是發念處更加謹耳非謂先做慎獨後做戒慎也說有先後工無頭尾

承上文言德成於己而化自有以及乎人矣

無言意民勸威即靡爭意　奏格之時未嘗有言不賞而民勸威即靡爭意而一時遂無爭者仍也以敬足以感人也故君子德成于己不賞而民云云

德愈盛化愈神莫非由闇然造之也　不顯正是闇然

闇然　篤恭是不顯惟德意天下平是百辟其刑意

謹獨之看字爭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相去聲○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常在敬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指主祭指助祭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　引詩并言其效

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假格同鈇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斧斬刀也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而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酉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丞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德吾何以形之哉

毛猶有倫言以毛比德猶有倫類可據非毛之猶有倫也至矣言德如是至矣盡矣蔑以加矣孰非闇然之所致哉　人能用為己之功闇然之妙至于此極奏格二節不容少此話此處更不可少　朱子曰一章之中皆是發明個德字然所謂德者寔無形狀故以無聲無臭終之

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
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
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
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
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
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
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
其可不盡心乎

北华古籍保护